

# 闲说坤甸潮州话

## 作者：黄新聪（下）

写，有的人把“睡觉”叫做“yeng”，有的人叫做“Uet”或“got”。有的地方方言听起来轻软优雅、娓娓动听，犹如听潮剧《陈三五娘》；有的听起来粗口粗声，如市井打闹嘈杂之声。但都自认为本县的方言最标准最纯正。

潮汕人通常都认为潮阳话最“huai”，而潮阳人又偏偏认为其它县的潮州话最不纯正，只有潮阳话最纯正、标准。因此潮阳人常自诩：“潮州九县，县县有语，独我潮阳无语”（此处的“语”，指不纯正的发音和腔调）。

1991年新年伊始，我随广东新闻代表团访问泰国，泰国华人报业基金会主席陈世贤先生元旦下午带我们到中国驻泰国大使

馆拜年。席间，上任伊始的李世淳大使向陈先生询问泰国的华人情况，祖籍潮阳的陈世贤主席答曰：泰国的华人潮州人占多数，而潮州人中又以潮阳人为多。陈先生接着又介绍潮州各地的方言，他不无自豪地说，潮阳话最标准最好听，其它县的潮州话都很“huai”）。他还讲了一个故事，以证明自己的说法：泰国有些潮阳大老板喜欢娶潮安“姿娘”（女子）做“细亩”（小老婆），当他们在商场失意时，便回家打“潮安细亩”，小老婆被打得哭哭啼啼，那声音软绵优雅，比戏曲更悦耳动听，满腹忧愁郁闷的老板顿时喜笑颜开，心情欢愉舒畅，精神振奋。陈先生的故事惹得举座哗然，笑声

四起。

坤甸的潮州话为潮州九县何处方言，我未曾探讨过。据说，坤甸潮州人以揭阳人居多，当地的潮州话应是揭阳话，但也掺杂着一些潮安话。我自小生活在坤甸潮州人族群中，听惯了坤甸的潮州话。只要坤甸华人在一起讲潮州话，我凭感觉便可认定他们是坤甸人。1993年，我随同羊城晚报代表团访问新加坡，新华社资深记者杨木先生带我去吃潮州小食，到了一家卖“五味汤”的小食店，老板娘一开口，我就认定她是坤甸人；一问，果然是二战后迁居新加坡的坤甸华侨。1997年我到杭州出差，在杭州西湖碰到几位印尼老华人在游湖，讲的是潮州话。我对陪同的《杭州晚报》记者说，他们肯定是我的坤甸老乡。一问，果然是坤甸人。“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他们在祖籍国见到了我这个坤甸人激动不已，互问对方情况，其中一位老人还是我父辈当年的朋友，没想到一朝邂逅成相识。

2007年重返坤甸时，我发现坤甸的潮州话又发生重大的变化，就是青年人在讲话时的表情和语调有些近似印尼人，这可能是苏哈托政权1966年封闭华校后，学生

都到印尼学校读书，平日多同印尼人接触，经常讲印尼话所致。他们讲的潮州话或普通话都带着印尼语的腔调，犹如上个世纪40年代末期，我们讥笑那些从爪哇来的老师、学生讲的普通话为“爪哇国语”一样。但老一代人还保持着过去比较纯正的潮州话。2007年11月，在庆祝振强学校建校100周年的联欢会上，一些年已古稀的老人以潮州话演出话剧、小品，唱潮州歌册等，博得从中国内地和香港、欧美国家和地区来的几百名振强学子交口赞誉，一些从潮汕地区回来的校友更为他们用纯正的“府城话”演出惊叹不已。

正如讲英语的国家中，有所谓美国英语、印度英语、新加坡英语和南非英语一样，坤甸的潮州话也有其特点，除了讲话的表情、语调不同于国内的潮州话外，还夹杂着很多印尼话和外来语，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潮州话。如坤甸人讲潮州话，“马那”、“搭干”、“打比”、“沙央”（即“那里”、“怎么”、“但是”、“可惜”之意）不离口。一些日常用语，如“工人”叫“估厘”，“打工”叫“吃估厘”，“工资”叫做“卡日衣”，“退休”

叫“吃班匈”，“医生”叫“鹿特”，“警察”叫做“哦巴特”、“警察局”叫“哦巴特寮”；“汽车”叫“摩多卡”，“货车”叫“罗厘”，“摩多车”叫“摩多比特”，“空调”叫“阿些”；“土豆”叫“干当”，“包米”叫“耶贡”，“猪肉”叫“猪巴”，“牛肉丸”叫“牛巴梭”，“鱼丸”叫“鱼梭”，“矿泉水”叫“阿瓜”；日常用的“肥皂”叫“萨文”，“纸巾”叫“蒂殊”。有趣事的是坤甸的潮州人，将所有的塑料制品都叫做“原子品”，如“塑料袋”叫“原子袋”，“塑料桶”叫“原子桶”，“塑料鞋”叫“原子鞋”。坤甸潮州人将“动脑筋”或“考虑问题”说成“行脑”或“行行脑”；批评人家不动脑筋，说此人是“虾头”或“柴头”。“柴头”容易理解，至于“虾头”，据说印尼人认为“大虾的头装的全是屎，因而不会思考问题”，故有“虾头”之说。粗略统计，这些非潮州传统用语，几乎占了坤甸潮州话的10%以上。难怪有些坤甸潮州人回家乡探亲，家乡人总要说，你们讲的潮州话并不“huai”，但有些话我们怎么听不懂！



坤甸宗亲会馆——江夏世家（黄氏宗祠）。昔日这里曲音悠扬的潮州音乐不绝于耳。